

花丛中的『园艺造梦师』 雅庄楼文晨——穿梭



文/温华林

楼文晨的父母是做工业企业的，很早就离开了昇光农村，一心前往城里追梦。“父母希望我进家族企业，但我看见办公室就坐不住。直到第一次埋下花种。”

2016年，她决定从城市返乡昇光农村，站在外公外婆家这块不大不小的自留空地上，才突然有了“回家”的感觉。

从多肉玩家到庭院造梦师

返乡昇光创业，楼文晨说，最开始其实并不是想赚什么钱，只是出于对花花草草的兴趣。虽说种花草是兴趣，但既然开始了，就希望能把花草当成未来的事业来做。

为了弄懂各种花草的种植和养护知识，刚开始，楼文晨天天泡在这个被她取名为“雅庄”园艺场，查各种植物资料，跑各地苗木市场，甚至前往“花花世界”云南，跨海出国到精品园艺领先的日本，不停地参观，不停地开阔眼界，学各种各样花草知识。根据春夏秋冬季节变化，她尝试自己种植各类花草，几年下来，硬生生让自己变成半个花草专家，也把原本的一块空地，慢慢地，变成了长满奇花异草的2000平方米大花园。

刚创业时，多肉植物市场很火，但后来发现，杭州夏天往往高温持续，多肉植物很难伺候，加上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就淡出这块市场了。之后，楼文晨在村里租了一片田园，尝试做年轻人热衷的野外露营，很快，因为国家政

策收紧，这块业务也遇到挫折停止了。

几年后，楼文晨看到了新的商机，她开始转变方向，利用自己经营园艺场的优势，给客人做庭院景观工程。为了做好庭院工程业务，楼文晨聘请了多名专职园艺师和园艺师。这些年，除了做城市别墅业务，她带的园艺团队，还经常活跃在农村各地，河上、义桥、所前等镇街的十几个村子，一个个普普通通庭院，经过团队的努力，俨然蝶变成一处处美丽的小花园。每次看到自己的设计图，慢慢地变成实景图，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成就感。

创业9年来，楼文晨和各式各样的人打过交道，她坦言，这其中，并非总能一帆风顺，挫折和误解经常会遇到。

工作不忙时，楼文晨就喜欢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大花园里，给花草松土，给苗木施肥，或者是给各类植物浇浇水，这些围绕着花花草草的琐碎事，就是她内心真正喜欢做的事情。

当然，她也有自己的规划，她希望把这个雅庄园艺场充分利用起来，如户外团建接待、园艺课程培训、组织研学活动等等，在她的这个花园里，都可以开展，也都在她的计划中，对自己喜欢的事业，她表示将一直努力坚持下去。

当城市青年在钢筋水泥中寻找“诗与远方”，楼文晨选择回到乡野，用花草搭建理想国。她的故事里，有泥土的芬芳，有创业的阵痛，更有新时代青年对乡村振兴的独特注解——不是逃离城市，而是用青春与智慧，让乡村成为梦想生长的沃土。

萧山事知多少
Flowers Story



春深了。院子里的三株西洋杜鹃又开了，红得那样放肆，那样不管不顾。那艳丽的红色在满园春色中显得格外夺目，像是故意要刺痛人的眼睛似的。

朋友来访，见了这花便皱眉：“这样艳俗的花，何不换了？如今名贵之花多得很。”我笑而不答，只是轻轻抚过那红得发烫的花瓣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看似寻常的杜鹃，早已不是普通的花木了。

二十年前的一个傍晚，我下班路过一个小区。暮色四合，忽见二楼阳台上跳出一团火红，灼得人眼睛发痛。我立住脚，仰头呆望，竟有些眩晕。花竟可以开成这样？红得这般决绝，像是要把生命都燃尽了才甘心。那时我尚不知它叫什么名字，但那抹红色却永远烙在了我的眼底。

后来偶然得知，这叫西洋杜鹃，是从遥远的国度漂洋过海而来的。与山间野生的土杜鹃不同，它的红更艳丽，花瓣更厚实，开起来也更为放纵。自那以后，我日思夜想，总盼着也能拥有一株。可那时节，城里连个像样的花市都没有，更不必说网购了。况且养花的人也不多。

记得那是个阴沉的午后，我与先生驾车经过新修好的市心南路最南端。工人们正在栽种花木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梦寐以求的红色——西洋杜鹃！那三株幼苗，就这样来到了我的家中。

从小盆栽到大盆，从屋顶花园迁到现在的院中，它们随我辗转，竟也顽强地活了下来。每到春天，便红得惊心动魄，像是要把积蓄了一年的院子都使出来。花开时，我常常坐在院中看它们，一看便是半日。

如今市心南路早已车水马龙，当年的工人不知去向，路边的绿化带也经多次改造，早已不见这西洋杜鹃的踪影。唯有这三株杜鹃，年年依旧红着。先生也已离我而去，留下这三株杜鹃与我作伴。

清晨，我独自在院中修剪花枝。露水沾湿了花瓣，那红色便显得有些沉重。我忽然想起先生每次花开时得意的神情。他说：“看，这花开得多好。”那时他眼中有光，像是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。

花开花落，本是寻常。可这三株杜鹃于我，却成了最珍贵的念想。它们见证了相守的岁月。

如今再有人劝我换掉它们，我便摇头。这世上名贵的花木何其多，但能牵动记忆的又有几何？那红色里藏着我们最美好的时光，藏着两个人共同走过的路。花可以再买，追忆可以延绵，可那温暖的一幕却再也无处可寻了。

春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花瓣上，那红色便愈发鲜艳。我站在花前，恍惚又见当年阳台上惊鸿一瞥的艳红。原来有些东西，一旦入了心，便再也出不去了。就像这三株杜鹃，就像那些永远鲜活的记忆。

风过处，花瓣轻轻颤动。我忽然明白，这花之所以红得这样烈，是因为它知道，有人需要用这红色来温暖来度过往后的余生……

三株西洋杜鹃

文/图 黄秋萍

你好，孙奎香

文/李希锦

季节，跟着水利大军上河工，赤脚挑泥兜子，很难想象中等个头、身材单薄的母亲，在冰天雪地里，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，一挑就是个把月。在工地上，母亲托人带口信，叫家人给她带去塑胶靴子，不知何故，眼巴巴指着靴子终究没有到位。一冬河工挑下来，母亲肩头磨破，脚上生满冻疮。我和妹妹看着心疼，母亲却安慰我们：“没事的，工分苦到了，可以给你们买过年新衣裳了。”

在我儿时记忆中，每天清晨，天不亮，在公鸡一声急一声的报晓声中，母亲就一骨碌起床，担满水缸里的水，在柴火灶上烧好几茶瓶水，煮早饭，洗衣服，喂猪食，做完这一套家务，才唤我和妹妹起床晨读，尔后，便又扛着锄头迎着朝阳下地干活，留给我急匆匆的背影。夜幕降临，母亲总是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切猪菜，择棉花果，或是穿针引线，给我们缝补衣裳，织毛衣，纳鞋底。偶有镇上的放映队来，母亲才会难得放松一下，和我们一道去看露天电影。家里有好吃的，母亲总是无言地拉回我和妹妹艳羡的目光，循循善诱引导我们：“爷爷年纪大了，听话，留给爷爷吃哦。”

这样平平淡淡、清苦却温馨的日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不经意间，岁月悄然流逝，带走母亲的青春；风霜在母亲的脸上，刻下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。

90年代初，城乡兴起经商潮。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父亲，眼热别人去城里商场经商发了财，也鼓励母亲开服装店。可是，母亲不识字，如何去常熟进货，又如何开店经营呢。母亲

后来数次回忆起，她每次去常熟进服装，一路打鼓，胆颤心惊。目不识丁的她跟着周围服装店主，乘坐夜班车，天不亮了到常熟。随身带着现金，不会讲普通话，在偌大的服装市场钻来钻去，人生地不熟，还能进到“爆款”服装，还能摸到回程的中巴车，如今回头想来，真的难以想象，难以置信。正是母亲一次次往返常熟的“涉险之旅”，批发来农村时兴的西服、领带、脚踏裤，赚点差价，才支撑了我和妹妹读书的费用。

后来，我成了家，母亲又来城里挑起照顾孙辈的担子。她和父亲各司其职，照料家人生活起居，那几年，是她这辈子相对轻松和快乐的时光。可是，等我儿子读完小学后，八十多岁的外婆油尽灯枯瘫倒了，母亲回去尽孝，给外婆养老送终。紧接着，我父亲又罹患上渐冻症，走路容易后仰摔跤，渐渐生活不能自理，母亲陪着父亲辗转外地，找老中医针灸治疗。尽管悉心照料，还是没能留住父亲，十年前，一个初冬的早晨，在母亲的柔情目光中，父亲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

岁月不居，往事如烟，葱茏了多少寒暑。我们不再是曾经的小孩，母亲也已垂垂老矣，无复当年的年轻，似乎一切都在变，可母亲的爱却永不褪色，在我们心底生发出绵绵的希望和无限的眷恋。

感谢您，我的母亲孙奎香！感谢您这辈子，默默地为家庭付出、辛劳，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温暖的家。您的爱，直面生活的坚毅、柔韧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。您，是我心中最美的母亲，您的笑容，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阳光。